



# 刀筆解剖莫札特： 讀《莫札特——佩戴桂冠的乞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 ◎ 陳建守



莫札特：佩戴桂冠的乞丐  
彼得·蓋著；天悅譯 / 左岸  
9501 / 21公分 / 230元  
平裝 / ISBN 9867174232 / A

約莫十來年前紐約有家出版社，籌畫一套名為「史家論史家」(*Historians on historians*)的叢書，可惜只出版了一本身體史家羅伊·波特(Roy Porter)敘寫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的傳記便無疾而終。適值莫札特誕生屆滿250年的當頭，臺灣左岸出版社出版一系列以人物傳記為中心的書系，推出這本美國史家彼得·蓋伊(Peter Gay)描繪音樂神童傳奇一生的專著，頗有延續前人遺風之美意，或許可稱之為「大師論大師」(*Master on master*)叢書。蓋伊是著作等身的學者，在臺灣他擁有五本中譯本的作者頭銜，讀者們理應對他不感陌生才是。他縱筆所及，無論是五卷本勾勒十九世紀英國中產階級愛欲生活的大部頭著作，抑或是將聚光燈投射在一個風流倜儻、好逐女色的浪蕩子史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身上，或者是鋪寫對人類影響至鉅的啓蒙時代，不但屢獲圖書大獎，

更是讓讀者回味無窮。

本文所欲介紹的這本《莫札特——佩戴桂冠的乞丐》，則是蓋伊的近作，英文版是在1999年推出的。相較於新文化史家引為先行者的德國知識社會史家諾伯特·伊利亞斯(Norbert Elias)石破天驚的論點。莫札特的優秀，並非與生俱來的，而是在特定的心理與社會脈絡中建構所致。莫氏的天才氣質是因為他的同代人/同行是庸才有以致之。沒有支撐音樂家的心理社會背景，天才就無法成就其鶴立雞群般的卓越成就。要知，沒有蠢才，何來天才？沒有聽眾，哪來音樂家？曾經對新文化史研究，下過「新文化史之流『有一點裝腔作勢』」註腳的蓋伊，則是不去附和流行風潮。相反地，他從莫札特的行為舉措、人際關係去切入這位音樂神童傳奇的人生。這樣的研究取徑看來似乎平淡無奇，但悄悄滑過蓋伊筆尖的莫札特卻是活靈活現地出現在讀者眼前。這一次蓋伊採取這樣的視角出手，還是沒讓關心歷史的讀者們失望。

本書共可分為八章，書後並附有一份詳盡的參考文獻。每個篇章便是莫札特在人生舞臺上所展演的各個面向。關於莫札特的傳說很多，二十多年前一部介紹莫札特生平的

電影讓世人對他產生許多誤解，電影將他描述成不學自通的早慧天才，完全忽略了學習對他的重要性；也有逸聞傳說莫札特死時一文不名，死於亂葬崗中，這些都與事實有所出入。那蓋伊怎麼說呢？猶如中譯本書背所云：「莫札特既是受父親支配的兒子，也是朋友眼中的乞丐，更是不斷創作美好音樂的大師。」蓋伊細心地追索這位音樂神童成長的軌跡，提供了莫札特身處的社會與歷史脈絡。蓋伊告訴我們莫札特的天才氣息並非因為他是一個早慧兼且超齡演出的神童，而是他克服了成為神童時所需經歷的種種挑戰。蓋伊說道：「早熟在其本質上的概念是一種自我毀滅的文化製品，很多小時了了被喻為將來必有一番大成就的小孩，長大以後非但名實不符，充其量也只能說是一個有才華的人。」

莫札特在 1756 年 1 月 27 日生於薩爾茲堡。父親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音樂家，受雇於薩爾茲堡公國的君主擔任小提琴手和助理指揮，在當時的歐洲音樂圈名氣頗為響亮。他的父親一方面在樂團任職，一方面也以教學著稱。他發現莫札特有極高的音樂天賦，便刻意栽培，並積極安排他的表演活動。莫札特 4 歲開始學習音樂，5 歲時便譜寫他人生的第一首樂曲。在一旁觀看的父親大為吃驚，如此的天賦不能被埋沒，他父親心想：「為了讓世界認識他，最好的辦法就是旅行。」從 1763 年到 1766 年間，時年 7 歲的莫札特便在父親的安排下，展開音樂巡迴表演之旅：從慕尼黑到巴黎，從海牙到倫敦，再回到維也納。因為在宮廷中演出許多

不可思議的音樂技巧，莫札特很快就成為歐洲有名的神童，也因此獲得許多珍貴的禮物。由於此次旅行演奏的成功，他的父親又計劃了多次國外旅行，若說莫札特的少年時代幾乎都在旅行中度過也不為過。

此後，在莫札特的一生中，父親始終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兩人的關係，處於一種看似和諧卻又緊張的弔詭關係中，莫札特似乎永遠逃不開父親緊迫的控制，正如沒有人能夠自在地免於良心的驅策一樣。1781 年，莫札特離開薩爾茲堡，脫離父親，前往維也納尋求自己音樂生命的另一個開端。1781 年以後的十年，是莫札特生命最後精華的十年，莫札特在維也納定居。這十年中的創作，是他作品的另一個高峰。只是當時的音樂家必須討取王公貴族的歡心，才有成名的機會，所以創作的題材、想法等等都需受到這些贊助人的限制，這恐怕是許多藝術工作者天生的宿命。文化需求的擴大，使藝術及音樂工作者可以從事教學或表演，社會上新興的中產階級逐漸成為主導的力量。他們學習新觀念，接觸新事物，更進而效法上層階級的習癖，享受精緻文化，音樂和繪畫因此逐漸進入了他們的生活。這是莫札特歌劇《費加洛婚禮》在布拉格受到群眾的歡迎與《唐·喬萬尼》1787 年在布拉格首演的一個背景。

1791 年，莫札特收到一封沒有署名的委託信，要求他譜一首安魂彌撒曲。此時他的身體日益惡化，他譜著曲，知道自己正寫下最後的輓歌，他自道：「難道我早已預知是為我自己譜寫這首安魂曲嗎？」他死後，安



葬在一個維也納市郊的平民墓地中，現在已無可稽考。有些莫札特傳記作家爲此大做文章，認爲維也納最偉大的藝術家死時竟無人吹喇叭送別，一點也不受到人們重視。這是維也納對於自己不朽的子民忘恩負義的舉動。但身爲歷史學家的蓋伊則沒那麼容易輕信，他告訴讀者事實並非如此。莫札特過世之時，正是官方提倡舉辦儉樸喪禮的時期，在喪葬方面亦不排除下葬在平民的墓地。這種做法是由啓蒙運動思想家主張促成，配合反聖職宣言。他們輕視所謂的「迷信」儀式，並且獲得多數統治者的大力支持。這樣看來，莫札特的結局儘管哀傷，但卻比許多人原先設想的要好一些。

現在，維也納市政府在中央公墓的音樂家區中，豎立了一個紀念碑，每逢莫札特紀念日就大肆推銷莫札特，讓這位音樂偉人與暢遊的旅客不斷互動，而全面展示莫札特消費品的結果，竟更加提升了莫札特音樂的傲人成就。

對臺灣來說，唯一可惜的是，蓋伊兩大重要名作的授權中譯本在市面上付之闕如（我指的是五卷本布爾喬亞經驗史和兩卷本的啓蒙運動史），讀者們只能想辦法去借閱原文本。關於蓋伊，我們仍在更多的等待中。

#### 附錄：彼得·蓋伊著作中譯本目錄

1. Peter Gay 著；梁永安等譯。《弗洛伊德傳》（臺北：立緒文化，2002）
2. Peter Gay 著；劉森堯譯。《威瑪文化：一則短暫而燦爛的文化傳奇》（臺北：立緒文化，2003）
3. Peter Gay 著；梁永安譯。《史尼茨勒的世紀：布爾喬亞經驗一百年1815-1914：一個階級的傳記》（臺北：立緒文化，2004）
4. Peter Gay 著；劉森堯譯。《歷史學家的三堂小說課》（臺北：立緒文化，2004）
5. Peter Gay 著；天悅譯。《莫札特：佩戴桂冠的乞丐》（臺北：左岸文化，2006）